

# 依然有明天



作者與婦產部林武周主任合影



出院後，作者與先生歡喜出遊。

文·圖／中國醫藥大學南加州校友會前會長 林理俐

長期以來，我一直飽受子宮內膜異位症的困擾，每次痛起來，真的是要人命，沒有親自經歷過的人，實在無法體會。有駝鳥心態的我，寧願每個月忍著痛，定期打針來緩和病情，也不願意開刀。所幸，隨著更年期的到來，症狀逐漸減輕，正慶幸可以擺脫宿疾的痛苦，誰知另一個噩夢才要開始。

去年12月6日，因左腹持續隱隱作痛，老公幫我做超音波檢查，發現左側卵巢囊腫，內診時陰道分泌物有增多的現象，於是取樣進行細胞檢查。因為我們已經預定12月10日要去北海道旅遊，箭在弦上，所以準備等旅行回來再進一步檢查。12月18日從北海道回

來，剛好細胞檢查結果也出來了。當老公看到「不能排除有癌細胞可能」的報告，臉色凝重，不發一語，立刻在第一時間打電話給他學弟—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婦產部林武周主任。老公一向對我包容有加，從來沒有給我開刀的壓力，但這次，他覺得事態嚴重，不能再拖了，與林主任商量後，當機立斷地決定12月25日開刀。我終究還是要面臨開刀的命運！

## 開刀前夕，亡母入夢來，助我平靜面對

開刀前一天，年屆70的大姊自行搭客運從彰化來看我。母親走後，長姊若母，她對弟弟妹妹們一向照顧有加，我告訴她等開

完刀再來看我就可以了，她還是不放心，急著趕來，畢竟姊妹情深。親愛的大姊，妳自己也要保重啊！明天要開刀，會是怎樣的結果？說不怕是騙人的。晚上翻來覆去，時睡時醒，忽然發現母親和我坐在同一輛巴士裡，她一如往昔那麼慈祥，用關愛的眼神看著我。中途她要下車，我跟在後面，沒想到她却回頭狠狠推我一把，自己就匆匆下車了。我哭著醒來，百思不解，以為母親不要我了。

後來有會解夢的朋友告訴我，母親已是另一世界的人，她下車的地方是極樂世界，一去就回不來了，當然不能讓我跟隨。母親離開我們已有很長一段時間，卻依然守護著我們。有母親的庇佑，我不再恐懼，有信心和勇氣面對明天的挑戰。

### 手術過後，被愛女喚醒，感覺恍如隔世

當天早上8點，老公和女兒陪我到開刀房門口，替我加油打氣。這陣子父女倆辛苦了，老公看起來憔悴不少，身為婦產科醫師，他也很自責，沒有早一點安排我開這個刀。開刀房特別冷，所幸護理人員很貼心，馬上送來大型吹風機為我取暖。麻醉師問明姓名、出生年月日之後，拿一張紙要我用力吸3下，結果我就睡著了。也不知過了多久，一聲聲呼喚媽媽的聲音從遙遠的地方傳來，

是真？是幻？在叫我嗎？我也搞不清楚。當我費力地想要張開眼睛，模糊中彷彿看到老公和女兒的臉在晃動著，慢慢地，輪廓越來越清晰。是女兒天籟般的聲音喚醒了我，看到最親愛的家人就在眼前，不禁熱淚盈眶，恍如隔世。

回到病房是晚上8點，請來的看護已等在一旁，折騰了一天，我也累了要休息了，沒想到看護卻早我一步倒頭呼呼大睡，更誇張的是鼾聲大作。我整夜幾乎無法成眠，不是因為開刀的傷口痛，而是被看護徹底打敗了，第2天趕快請她走人。寄語仲介公司，請嚴格篩選看護的素質，不要因為看護荒，就隨便找人來濫竽充數。

### 緣深情濃，夫妻與女兒都是「中國」校友

我與中國醫藥大學關係匪淺，大姊、二弟、我、加上老公、女兒，都是「中國」畢業，剛好可組一支籃球隊。住院期間，病房窗口正好面對學校的大操場，每天聽到上下課鈴聲，不禁回想起以前求學的情形。當時董事會不健全，學校面臨要被解散的命運，後來幸虧教育部出面接管，學生才不致流離失所，寄人籬下。因為有這層革命情感，畢業以後對母校一直有血濃於水、榮辱與共的歸屬感。



民國69年，中國附醫成立，老公張瑞林醫師響應校友返校服務，成為第一批創院元老。而我在80-90年代帶小孩旅居洛杉磯期間，承蒙旅美校友們厚愛，擔任中國醫藥大學南加州校友會會長。能夠為校友們服務，是人生太值得學習的機會，因此我全力以赴，用真心堅持到底，以執著服務貢獻，凝聚校友之間的向心力，並加強與母校聯繫，促進會務的蓬勃發展。我們的付出獲得肯定，當時的母校董事長陳立夫先生曾親函勉勵有加，更令校友會感到與有榮焉。在這裡，我也要特別感謝中國醫藥大學健康照護學院沈戍忠院長，在我任內寄了很多母校的刊物給校友會，是海外遊子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，更是校友會與母校互動與溝通的橋梁。

### 親自見證，高醫療水準，給一百個讚

眾所皆知，近10年來，母校在蔡長海董事長英明領導下，校院經營成就不凡。百聞不如一見，這次因卵巢腫瘤需要開刀，住進立夫醫療大樓10樓病房，身為校友的我總算有親自見證的機會。12月25日由人稱「刀神」的林武周主任採用最先進的微創系統，以達文西機器手臂輔助腹腔鏡進行子宮卵巢切除手術。手術時間長達8小時之久，可想而知是複雜而高難度的手術，結果名不虛傳，林主任不愧是附醫婦科第一刀，不僅手術傷口小，而且術後疼痛大幅減少，體力恢復快，雖然開這麼大的刀，但第2天我就下床走動了。我要豎起大拇指，給林主任和他的醫療團隊一百個讚。

跨年夜，老公與女兒外出晚餐，我一個人獨守病房，越想越不是滋味，等他們一進門，忍不住開始數落：「你們當我在住旅館？一出去就不曉得要回來，今天團圓夜，丟下我一個人不覺得guilty？兩個人還挺逍遙的嘛！」只見父女倆面面相覷，滿頭霧水，一臉無辜樣。其實說真的，發完脾氣，我自己也覺得莫名其妙，可見病人有時候還真難侍候，我就是。這時女兒突然拍手大叫：「媽咪，妳正常了耶！會生氣罵人了。」真是令我啼笑皆非，難不成身為精神科主治醫師的女兒以為我得了憂鬱症？

除夕夜，主任還是照常查房，並且帶來好消息，明天可以出院了，能夠回家的感覺真好，我不禁雀躍三尺。雖然林主任不苟言笑，但是對病人的愛心不減，無論工作再怎麼忙，仍然堅持每天查房，隨時關心病人的狀況，了解病人的需求，是視病猶親的好醫師。

### 平安出院，走出低潮，心中滿是感謝

這次開刀住院，要感謝的人太多了。感謝生命中的貴人林武周主任在懸崖邊及時拉我一把，才不致粉身碎骨；感謝我所屬的社團：國際扶輪彰化社、國際崇她彰化社、百合健康幸福會、蘭心姊妹會及惠聖診所，還有周遭關心我的所有親朋好友們，你們的愛心、關懷和祝福我都收到了，改天再讓我效法半澤直樹「加倍奉還」吧！

最後要感謝我親愛的家人，在這段期間包容我的任性和無理取鬧，無怨無悔地陪我走出生命中的低潮，有你們真好！如今雨過天晴，雖然今天已經不錯，但是明天會更好，因為依然有明天。☺